

大漫集

十二



明和 10
1205
卷 12

大復集卷第三十四

都指揮婚表 黎判

序十八篇

送王侍御按湘南序

御史王子迓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
弗易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
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史不踰今御
史有舉其職者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
為御史者不重難乎富人以千金使其子曹子



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
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
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日夫今御史若是有之
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憎賈監有不以僕怨廢
朴天霞石實非行禍禍曷以日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曷以日陵若是曷以怨怒之如然而怒又
曷辭焉

送張侍御按淮揚序

張御史言事于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
天下之衢之舟車之所會多家富私販豪怙勢
富行貨私作奸勢撓貨溺度奸蔽法御史者
剷豪以屈勢平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
敵滋大舉而變生故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
者矣大至動者風也先發者機也捍難者格也
能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走格者刀之至之機
者智之至之風者積之至之三者之變化格淺

而機深風神遠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之况
豪富行私者乎

送唐子擢福建憲副序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
夫將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益蒸靡矣司法
者林威而劫於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
章久矣復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
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蒸偽

吏無何於上下益無智臨之又安與議干繩墨
之間尺寸之內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之明法
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弗奪剛之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乎謂難之法所以
集衆心衛大勢之苟可以奪則政弗疆政弗疆
則鉅豪免鉅豪免則恥弱建法弗行于鉅豪而
日籍于恥弱是疎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
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

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黜法者皆有幽黜則優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疎矣法何有弗昌乎

送趙君守延安序

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邪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

也卑所以受潤也夫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感情者詩之道之慈惠出焉紆德緯事者文之道之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以敦尚可以生息

送陳子令垣曲序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積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附不書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

人不見非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
隱也皎然不為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按厚
利也若遺其處蓬若而藿食也若大亨也選於
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曰夫令非難邪
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啓蔽陳子難
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守發視其
所蓄安輪之車其輟不踰重兵之陳其剛不缺
積竹之矢其中不靡非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

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任視其處
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送張子令魏縣序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
也立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
夫棟抗輻不抗棟任衆輕衆任也大燭弗若水
鑒火著外水著內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
承者敗著內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

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尊弗暇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耶是故今之為剛者為赫々者之為明者為皦々者之赫々者多威而寡惠傲傲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失用智醫而逆治者疆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之弱病之人疆病之醫亡弗

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之往之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之今之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東新無弗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之

疑劉子守漢陽序

劉守之擢廬附之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耶何以見

也乃復上京師謁吏部 天子乃調守漢陽何
景明日予於漢陽甚感於古今之官用也古之
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績罷不能是故近者
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有可賤也賤者
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之者徵發身等
居位之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之而守散
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
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
其地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之
無其才豈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
善使之貴者懼不善事之不善事者難干上不
善使者難干下曰漢陽有貴富者之且有者取
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故有貴者不取諸人
以自擢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自實之為漢陽
上下者免矣

送張君二守寧國序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之飾馬
將以馳之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脩
以立曰名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
達故名非飾標政非文具寵非擢時達非巧宦
是故君子干名之思毀于政之思蔽于寵之思
辱于達之思塞思毀則終譽思蔽則圖經思辱
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送鄭子治大同儲餉序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
乃君茲擢予為不憚郎中近官之治邊儲居外
不得與朝士列是遠之之治儲之事散有聚無
士需將徵豪干暴取而不改斂貧不減費權利
而府怨是難之也夫居遠處難非子宜之惟鄭
子亦不憚景明間之見鄭子曰夫謂子者過矣
生臣弗以遠賤三役弗以難辭徧人多求親而
憤駟庸士多待易而脫艱馬越險則駑駿別刀

試堅則錮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難其
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之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之子
行矣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
曰執火不燔嚮者多焦道水不溺涉者多沒故
利人曰惠利己為害己為不利人又安然如有
怨焉則非我矣古也執利權者桑私羊敗于害
劉晏敗于專不言不專用之為經使上不缺行

之性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

送李子倅蘇序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
吏予之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脩曰不發
靡著不興固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矢
殿擲密而髮疏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畧者不
可以週遺明法習又究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
曰夫柱促而弦絕燭張而蚊至守止以制行勿

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致用莫如藏理
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々焉盡難矣李子
曰二子之言叛予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類乎
叛者也仲脩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脩也
己李子曰予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
之以應變是以我昌物也昌之不足則必易焉
是故以我昌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
在我織履者不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輶

無棄車也為政者不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
不相遠情見而物不縣殊夫治而罔脩則任法
而情疎脩而罔治則自愛而鮮任任法者必蔽
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送蔡子擢福建僉憲序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指
紳大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脩識遠而高
許深亮物而濟務可使棄重居要內贊國經而

外格時難今乃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
弗足以施溥舉大匪衆望也何景明白夫蔡子
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伸也者弗在高爵榮
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志達曰伸志塞
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居約居卑
處而志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再陳
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
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未利害斯明自好故固畏

子曰何以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其喜曰丹
陽崇高久試志在必行畜崇思發誠又思任志
行不違何弗豫乎夫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摧弗
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則也事摧弗歸曰尸
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尸以處位視亂
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舉其政事
相歸莅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賈人
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

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
失其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
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郵顛顛如或
弗行燕息又安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
子曰子言善矣弗曰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
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邑之事文下備令宜
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之而惡之均上下則賦
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勇有義善

善而惡惡則賞不措而刑不濫夫行人之所以必
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以必斃是謂忘利故順上
獲譽弗為也逆彊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
以辱希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
陽能之何子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誑逸東子知
逸以守艱丹陽之治備矣

送周子令宣城序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

山狐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施也故立文明禁
操法示毒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予聞茅
桑而人籍之澤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
衆也刑罰法令所以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
出導民愉生息安理盜故不起周子因孫子見
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驅則行馬控則
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愛存良輔
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之存

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送李子判襄陽序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
友邵子曰予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
責人心威諷喻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緩
乎日子思曰脩道曰教夫飾行為脩由理為道
成訓為教是故標立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

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去吏不紀則民俗濫政不
則則下志淫教者紀濫俗而則淫志之務也上
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下親不
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廣其
動微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掉群不
射宿羽毛不成不登殂斧斤以時罟目四寸故
山澤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
乎今天下吏泊弱者靡矣強者持其刑罰搏裂

抗割之而已獵其民甚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
木又安有禮乎故曰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
訓立古之教也

贈焦文禎序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
嘗稱業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
間矣焦氏始有侍郎宏再有叅政寬再有運使
鈍再有知縣欽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正

拱之葉牛道徵及景明皆有姻舊往慶文複文
複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皆顯仕于當世稱列
千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芳矧有以增先
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何以教也
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治之子不失
為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
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
而賢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姤易見也夫良

弓之子不失為箕失其弓矣良治之子不失其
裘失其治矣故蓋愆為易而光烈為難子將勿
忽其易以圖其難焉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
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多振世宦者富貴而
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焦氏稱于文達
公蓋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複曰三子之
言教之矣

壽閣定峯兵憲序

定峯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為初度之辰諸生既
請予詩壽之復各為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
請曰必序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
壽先生也王錫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
徵之人也夫人之可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
耳今先生西寇之平是有軍旅之功也書院之
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訓是有彛言也
微之人以為壽者曷以易茲也是則先生之壽

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裨深也言
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夫大之
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
錫意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壽陳貞人序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
厚生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
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

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凝也夭者物之役也貞人能不用神邪能不恠物邪得寶而愛者不計歲而待其自斲則無斲日計歲焉使其無斲則斲嬰兒日啼而咽弗噉不知其啼也日握而午不奉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

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子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均是以長富有貴能不是以長貴存蓄能

幼是以長年

贈李仲良耆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為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
厚有識達者為之其任在於責科儻事敦溥和
爭道訓謹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
草盡死中民以下為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
寇鉅盜相與乘發助匿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
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

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鄉以李仲良舉
是役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氏為仲良
見予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衆皆
為賀而願予有以告之也子聞仲良之鄉矯々
弗且為惴斂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
其為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
攘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妄有
肆也有妄肆是猶治濫而加之水最燎而附以

薪其為害倍矣鷹隼誼而養之刑其能搏野鳥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以弗慎焉能慎則能殫害能殫害則天必當以福是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於是抑之寬夫曰斯言同仲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大復集卷第三十五

碑文墓誌共十八篇

張公去思碑

吾州守張公以彰德府推官蒞吾州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適弘治甲子為吾州凡七年既去州之大夫士越考翼馳狀于京謂余曰公政吾州德我民我民德之子州人且公所舉其知公為我民文其實碑之余聞公初第丁未進士來推

彰德彰德達上下州之之京師者必之焉公所
以為彰德州人固已識之往來間迨遷守吾州
州之人咸慶曰此其推彰德者也始抵任鳴鼓
擣公座列群吏晉隸其下兩翼詰士之情之俗
皆莫對且欲徐伺其所為公頃屈指曰某也富
某也窮曰某良曰某曲且偽曰某里某地闊狹
庸饒高卑如何嫁喪貨畝及所尚敦薄如何悉
中左右顧且汗莫知所出神之臨民溫然有餘

度人多易近有訟者不欲速成獄久能自解不
問其成案惟詳惟明故境內訟不他求由民或
中其惡不即以色姑徐治之大要務與民休息
不輕震動擊搏初人以為常不甚快然卒以相
安殊無多事陰受其益民知為生桑柳皆林羊
牛雞狗豬靡不腓以孳故賦多先期納者工役
未嘗僕僕舉其不獲已者時孔子廟久不葺棟
桶缺丹白黝以彫公完之庶置像舊無者州東

山曰義陽昔申伯地世沒于衛官公於御史沁
水李公白之遂築書院于山之陽路橋陂池倉
府署郵城隍郡治祠入祀興者每一新民不日
費暇引學官諸生講學考業然亦不數數諸生
益習不怠州往年科無兩舉十人者兩舉而十
人惟公之力處人上下各有禮故無怨至于小
夫亦多感焉由此觀之公之政古謂平易者之
所居雖不大異其去能使人有餘思原公以明

經取第復以經術潤飾吏事且熟文法加之平
易所以克令厥後凡刻削抉剔炫知矜能偽自
增顯者視公不足取焉公名拱字朝儀蜀之內
江人履歷不盡紀紀其大者耳示不忘也而州
人忠厚之道存焉以是堅不可讓爲之辭曰
天子勅牧光播厥脩輔植敦朴顛躓暨蠹民庸
是優持威倚法刻志爬揆良者不聞益佑其偷
惟民之羞公邁厥迹匪剛以柔令終如始民罔

遠尤南山之石蒼々寒秋世公之休

王母何氏墓碑

王氏母姓何氏羅山人何原女也為王翁伯全妻王翁父曰王紀為耒陽縣丞良慎無易行耒陽公為其子求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嘗從五翁侍耒陽公遊宦其奉舅姑君子無不有善道之性溫靜不見屬容僕婢未嘗有被叱訶者生子四人長鼎娶張氏次鼎娶夏氏又次查鼎娶孫氏

又次威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祿次予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為孫男女二十一人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鄉耆時嘗入城予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卑幼者來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食也然必躬持與之又躬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如此宜其子孫衆多且獲壽之王氏母卒之日

其鄉人族氏無不哭者予兄以王翁命求碑樹
子墓予故得畧叙其實且為哀辭曰嗚呼允哉
坤之德厚而康兮用蕃其後裕且長兮曷其不
淹遂返厥常兮朝日悽惻颯風厲兮閨堂間寥
發惟蓋兮脩塗委蛇起素驥兮悠悠天途鸞皇
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言駕彼柝輻兮載此
杉檟前建文旌兮迴造玄室玄室造兮寧厥域
有石穹々兮續爾德允哉萬嗣昭女則

明故大中大失資治少尹福建都轉運
鹽使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正德十年三月三日致仕大中大失資治少尹
運使李公卒子汝佐以使子京赴其友人何景
明景明哭子庭讀汝佐書曰先公嘗言求子生
誌今死也已矣惟子圖之嗚呼予忍誌銘公邪
雖然公知我孺子知公宜莫能若我者予忍
弗誌銘公邪志曰公諱紀字朝振潞州大之中

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運使留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父貴贈錦衣衛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岍甚壯望之若神健辨說聲如鼓鐘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善刻父母慮而禁之莫從之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天下焉已矣苟欲事焉弗讀書無能為之又善無遺志一目過者老尚能口誦之以故稽古言當世皆

秩秩有理叙可施弗直為虛誣已也始至故城縣俗昏議財多財為禮少財為耻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以匹也公至盡召諸里耆曰天昏也爾賣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即賣女有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空女何以能家也即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家耶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貸于是縣中貧而匹者千人縣故有官地占千豪官莫能奪

公按文責地豪畏郎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
貧民緩其征是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
擢故城令為錦衣衛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
臨洮雜番第築難治公曰不擇法示毒人無以
遠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益尚嚴明吏
民人人無不惴惴無敢冒文者其後人人乃得
自緩不至蹈害郡則大泊守日與寮掾張宴會
坐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

城行射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
弗擾也洮水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某
山石可堤某山木可梁乃築石堤水去城三
里伐木為八舟梁之在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
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有親故過府販綿
葛求守令于民為信利焉守曰此何以令民之
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親故販而重利漁
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道諾于都御史都御史彈

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
也人無有望身名陟者公又貧獨不許子女邪
公弗聽益峻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於
路遮馬留食公策馬超過之叱曰吾食汝邪干
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居可貪弗污者今見有
季同知爾公嘗曰寧死不折寧貧不貪觀此公
之言施矣然公為舉人時已能却金不為人干
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由長蘆擢福建運

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耶世之見用
者予知之矣不富勢率通濟爾方者貶廉者塞
吾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別號默菴晚又號漳
東主人歸而築室讀書扁曰怡老雲富好吟味
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今
日吾平生儉人以為嗇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
予者遂出篋笥聞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
公生正統辛酉七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五配

原氏封孺人先卒繼毛氏亦先卒繼趙氏男子
五人長汝佐郡學生次汝佑儀賓次汝仕汝价
汝孺女子一人菊姬皆毛氏出孫男子一時可
孫女四小以是年四月四日葬南石曹之原初
景明從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汝佐同字朝夕
惠教即父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毋可
以異汝佐然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之
及先君致仕貧甚公饋之車馬其歸之集衛官

送之郊亭揚爵酌先君曰吾老友酌景明日吾
小友夫予侍公三年也凡公所鑒識望勵予者
皆德義風慕無窮之事豈有世俗庸淺之見者
哉其所自負與又甚宏遠深厚予以為有將相
器業而卒鬱抑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賢人
困厄廉士無名者邪予識公之言行甚衆不悉
誌其大章者銘曰嗟々棟梁直木衆奔玉
瓚玄璫不遇大亨委珮長裾嗟々泥塗願施求

光積則有餘有餘之積其施厥嗣乎

徐太母潘氏墓誌銘

徐太母潘氏卒其元孫漢當承制以刑部郎中
張君林來來銘按扶潘氏處士潘宗女徐公傑
配也徐公先配李氏李氏生士方士方生漢繼
配潘氏生士正士正生淮及潭潘年四十而喪
徐公遺有貲鉅萬盡以任士方士正二子二子
乃高吳越間遂益饒厚其家二子又喪矣乃復

以貲任淮而使漢潭讀書為學生淮亦累貲鉅
萬為大居第原里漢潭皆能學問也居家甚勤
儉無襲衣熏食然施族仁下不有所害初潘適
徐氏士方弱也恩之逾於士正士正卒其二子
淮潭弱也母謂士方曰爾子爾弟之子士方子
二子也逾其子漢夫潘氏有大功德于徐氏三
世其不謂之賢母婦哉生正統乙丑七月十六
日卒正德乙亥九月四日享年七十二女一適

梅鏗錦衣百戶孫女三曾孫男二漢卜以是年
十月二日葬城南七里鋪祖塋與其先大父大
母並藏焉銘曰嗟嗟一婦未亡三世以享徐氏
之廟百祀爾享

樊懋昭墓誌銘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
自徐州從軍徐丞相麾下文皇時隨征克大寧
歷鄭村填白溝河攻圍齊南又歷夾河小河太

戰有功陞正千戶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
王玉傳清清扈從幸北京遂文家於北京正統
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清為金吾右衛指揮同
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門死詔陞其後為
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褓矢弗嗣而
懋昭父剛當嗣剛時在南京性顛赴廕未就而
歸乃從其外翁家信陽樊氏由比失其官剛生
二男子長曰明次曰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

懋昭朝夕答言懋昭曰父母非愛元不愛我也
為兄貧爾息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賈不欺人
買綿于湖廣李氏至館閱數有羨乃密如李氏
問綿數李不知也懋昭即還其羨遊鄭陽家人
來言河澆溺人即惶問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
志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曰此人孝子也知
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二十年饒積嘗買牛家
繆與益三金牛家恐其知而取也設酒跪曰昨

者閱直實溢三金吾貧可遺其一還其二懋昭
笑曰吾知爾貧故溢與爾甯兵備至信陽先問
首惡誅死次問首善以為鄉長鄉亦強懋昭懋
昭不欲為然莫能脫為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
者持百錢密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
乃竟役富者而貧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
必抑其半弗得則拂衣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
宜不重讓也然竟快快弗平致疾不起矣生天

順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五歲配許氏生子曰鵬為郡學生好讀書慕古昔從予學甚解懋昭為人篤塞不識字然善草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梅溪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不事生懋昭弱也即粥菜行市供其親長即賈賈遂矣即農乃今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之善變化者哉傳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

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而子孫孤弱非先生誌銘箴沒朽矣嗟呼遠大懋昭者在鵬也夫銘曰孰達弗以厄孰起弗以仆爾友爾棄本旋復爾族

明處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錢公卒遺令其子慶暨中書舍人祿還葬南京新亭鄉祖塋祿奉柩將行乃以公友人鄭君洪快來乞銘予與祿同供事制乃不得辭按

狀公諱進字景升姓錢氏別號菊菴上世蘇州府吳縣人洪武初徙南京著籍上元縣祖求扈從文皇帝北上授工部營結所所正遂著籍大興縣父玉母唐氏有子五人而公長公少機敏恂質身若弗勝衣好讀書日誦數千言攻書法始授學吳大常既乃精思摹索晉唐諸名帖嘗曰法者迹也巧者所以神妙也吾將心致其巧終不至泥古法迹故其書成一家而士大夫

珍之天順間有薦之朝者不報公乃嘆曰吾讀書思進取行志今人以一藝薦而又不獲達此殆天也吾何願焉乃深自剝晦終舟不仕矣家貧力貿易事其父母父母所欲有為極辦之無不稱指意友愛其弟達達舉進士為青州府推官早卒公為經營其室家無弗周至公性好施與宗族不能舉火者皆待于公各月見無衣者輒衣之嘗自合秘方膏藥以施病者出城見枯

膏蔽野心愴焉溝地瘞之 今上上兩官徽號
推恩耆老公以年八十 詔給賜冠帶米肉絹
綿公度量夷殛無岸岸與閭中高年結壽會歌
酒盡曰兒童婦女見者輒稱曰錢翁錢翁云公
服勤儉起家嘗訓子孫曰吾見古人以艱苦立
門戶而子孫或以多縱蕩之嗟乎嗟乎汝等戒
哉又自言曰行德者身安之為善者心樂之今
行一德為一善而務章取復是賈販事爾夫古

人恒陰施于冥冥人不知而已無所求故謂之
安樂公生於宣德二年庚戌正月初九日卒正
德十一年丙子五月 日享年八十有七歲配
崔孺人有內政先公十七年卒子三人長慶前
習字中書侍 仁智殿次壽翰粟授散官次郎
祿女一適陳綱孫男三人曰登譯字宮曰泰曰
承澤孫女三人俱幼鄭君曰錢公可謂善不近
名而德不求福然名與福錢公有之矣予始知

天下有不必求而莫能舍者也銘曰施之冥冥
獲于昭昭匪爾之求實由爾昭祖丘南鄉爾于
道遙

劉孺人廉氏墓誌銘

孺人廉氏洛川劉判潤之配也以正德十一年
四月初十日卒距其生正統十二年十月十一
日享年六十九歲有子三人珙珵琦有女四人
適二靳氏薛氏王氏又有孫男子五人孫女子

八人琦為行人于京師將赴喪深戚抵狀拜予
曰母亡不孝蔑以見矣生有闕內之行一二乞
列諸銘石狀云孺人父廉公景浩劉公同里人
也內治嚴潔孺人為少女又慧絕持女訓故廉
公甚愛之年十九往適劉公性方畏而孺人溫
惠左右相賓敬至白首室無迂言劉公初業大
學母太夫人在家老而諸子皆弱又歲大饑孺
人乃盡脫珥簪衣服易粟周旋窘竭使太夫人

不失其旨而家人咸無饑色大夫人病歲餘孺人日夜春起居嘗藥大夫人乃撫手嘆曰我孝婦我孝婦劉公仕凡三徙京衛經歷而孺人有錫矣至劉公徒判易州孺人勸之曰仕宦老當思還鄉土爾久在外非止計也劉公乃即解官歸、無幾何而孺人卒孺人義訓其子琦功嬉孺人誠曰汝兄學不成而汝復優游老婦何望也琦遂厲學舉進士嗟呼孺人于劉氏者可謂

大賢婦母矣乃銘曰孰曰家興靡顛有室孰曰夫貞靡先女吉瞻彼洛野其域有馬樹其墳擅以材大廈

王孺人墓誌銘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昌通判馬公瑤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為信陽衛人孺人溫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弗食長歸焉氏為叙理其家外

內弗戴家至匱缺其具食翁姑未嘗弗旨馬公
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諸子必經于義而無
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始五氏諸昆弟
富豪里中居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綺甚耀也
王公則好書詩工于賦詠行義敦質而常慷慨
論事甚愛孺人慧教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
大義孺人之來嬪也昆弟為治裝使人張林幕
導之鼓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此何以為也且

裝者充女室家陳爾非為衢觀也乃屏鼓樂盡
弛其張具載之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塔門以故
崇儉貶飾孺人式焉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
日正德丙子七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子三人
長御史次錦次鍊皆郡學生女三人長適劉陽
次適學生吳尚智次適學生辛吳御史使于外
間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葬于城北七里岡
祖塋泣告余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

之余收涕曰嗟乎昔先者子之在里也有詩友
會而王公宗之蓋時時道王公之風焉余之聞
孺人也有本哉有本哉銘曰北城之域岡蜿蜒
上有白日下有黃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明故夔州府知府鐵溪先生高公墓誌

鐵溪先生高公卒余道赴關西過家哭其喪余
抵大梁之夕也夢一星搖動墮地其光上發厥
明有報公疾甚者及余至公益亡一日矣公遺

令其子遷曰必何子銘我而可遷悲而泣曰可
是惟爾子之志於是遷乃狀公事實來求余銘
按公上世山東人始祖濟南萬戶萬戶生成徙
居河南太康縣成生智官建文時為副千戶永
樂間謫戍信陽遂世居信陽矣智有孫曰瓊景
泰庚午舉人為祁州司訓司訓有男子二人長
鐸次即公司訓卒于官公纔二歲母李氏携之
歸年十一時與羣兒戲鉤于學官池水上曰我

釣鼉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干提學陳公
選汝儒學弟子負中成化甲午鄉試戊戌舉進
士授武選主事 宗王請置守備汝寧馬大司
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
議公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
信陽則事攝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
議便於是常引與計事彌之曰我益友也公仕
宦既聞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內貴人內注其

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
為錢都御史所重詔以邊務洞夷有相仇者使
通判輯之不服通判乃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
帳故所遲明往卧榻已碎通判則從容束帶出
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
東青州府明年遷鎮江府同知同知嘗委事江
南諸郡著績自鎮江遷夔州府知府知府一年
致仕歸與鄉人游燕觴詠自娛十八年今天

子御極 詔進大中大夫初人屬公以公輔之
幹公亦自負旁睨一世無所下以是人又嫉之
使不得究其用故公之歸也益肆形世外嘗曰
仕宦之途我固諸之矣人生苟快意何必至卿
相哉公體貌脩偉而精神香朗見者傾悅又善
談辯時出詆諆曉音律能自度曲兼善書畫皆
竒健自成一家公既綜博衆藝而尤長于詩詩
語豪宕自喜篇章流播時人珍之在鎮江徃賓

日本使臣使以詩上公和荅章立就使臣俛首
嘆服曰此中國詩人也性儻蕩好交游樂于與
進門下之客率多名士其在鄉益劇岍示坦後
進無長少無不與之者而好學耽詩至老不倦
焉公生景泰壬申五月二日卒正德戊寅八月
十有四日享年六十七歲配吳氏封安人有子
八人長遷次選次遠俱郡學生次道次遂次邁
次造次迅女子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

公之將卒也召八子前曰我有好子徐又曰汝
亦有好父遂瞑遷治終甚慎將以某年月日葬
于城南飛鳳山之陽夫吾郡雖代有顯仕而文
物之開寔白公作辭翰風流為鄉人宗即使公
徒致位鄉相何足以易此哉何足以易此哉銘
曰淮山二精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夫佩
劍冠王容雅甚都驟驥脩陸大車廣衢既騁既
載弭轡懸輿弗究歟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

獨登塗列銘公藏萬祀是圖

馮宗武墓志銘

君名洗字宗武予郡方伯馮公鎬之子也少而
敏朗方伯公奇愛之挈以從宦授詩命業進士
未弱冠即能進士文方伯公嘗數使揖客使客
三試之其文無不稱客意者宗武既自有材質
復獲隨侍多購典籍與觀名獻能自勉嗜隆問
無有屈難以故學益有畜為郡學生厲志超遠

不欲委瑣循拾在群游中嘗稍自露翹、靡所
下同輩亦先之謂弗逮也戊辰歲方伯公以憂
制居鄉里其秋宗武忽疾作疾五日竟以不起
臨絕呼方伯公曰父視汝婦若孫言畢瞑矣於
戲惜哉初予免官歸自都下宗武來視予坐語
彌日既予謁方伯公公飲予遣宗武出揖坐之
席側視其色不黝其言琅琅有音也而不數日
以死何哉始人望宗武取高第如拾而屢試弗

遇或有言其數奇者然弗謂夭也又聞宗武鄰
居者吳英合室病疫貧不能具食藥宗武以百
錢泊米往醫濟之後英及其妻病死復為買棺
以瘞歲凶族人欲轉徙者宗武止之曰人有
貸予錢者俟取之以需汝矣毋出也竟以死不
克終其意然觀於二事豈當大者哉宗武生成
化巳亥十月五日卒正德戊辰八月一日其生
纔三十也娶馬氏生子格始十歲為有後矣以

己巳二月二十二日歸于城東土家河之原方
伯公乃泣涕遣宗武弟沂携其子來乞銘曰兒
死矣弗及矣願子使其後有彌述不幾斯亦足
矣乃銘曰爾生既促孰俾才覺既才既覺孰俾
夭伐城東之丘藏焉求括我志爾穴爾後弗沒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余君墓志銘

君諱文淵字子澄姓余氏余氏之先淞江奉化
人也洪武間有從戎者迺徙著子京至君大父

南城兵馬指揮使信益蹈善行有名彌生女淑
異妃 崇王遂大余氏父鍾字德聲授錦衣衛
百戶以 王戚隨之汝寧出入親近厚于禮義
善詩歌喜賓客 王任之奏為儀衛副賜世蔭
其官後復奉例奏粟為指揮僉事君母吳氏生
君君生干貴然且少而不靡靡為泰能自約下
招致延譽無損父風始生秀敏不期月能言六
歲知揖客屬對父命就師師有所難即無不釋

也十三承父官後亦奏粟為指揮僉事入侍衛
能夙夜不惰其身 王甚言愛之也為行崇厚
尚息外祖母喪弗克葬舅氏弗能婚君皆為破
財力卒舉二大事其造人所難類此然卒之日
距其生年二十五耳天使盈其年則所施者弗
止是已柰何弗能有遐享也先是君父德聲公
有疾君日往朝問夕弗寢即寢亦弗脫帶人或
病其憂勞然不謂處有弗起也余嘗過汝得與

德聲公接識有舊愛亦尚記君之貌今君乃世
矣豈不惜哉君娶治中吳應其女是生子相卜
十二月十五日歸于汝城東丘德聲公與余書
曰弗幸亡兒歿矣命也無若何矣其有不歿者
惟子之文是畀余弗忍違公之意乃銘曰佩玉
索々垂帶委委話言唯唯旋辟爾々大實是美
弗竟誰使郭其有藏萬億是拜我銘斯章君之
弗死

誥封太淑人倪氏墓志銘

太淑人倪氏者故指揮使鮑公龍之配而汝寧
守禦千戶成女也有男子三人文武韜文當世
其夫官然早卒也孫威龍官至都指揮僉事始
太淑人婚鮑氏當鮑氏盛太淑人篤塞循默一
無所白至不識衡量較物輕重及遭夫喪子又
不及官而大孫且子然在携抱也太淑人泣曰
鮑氏三世屬是兒我當下關闈守吾年俟兒之

也乃躬操門戶苦織紡懷其遺孫至惟單窘艱
閱而使外內不廢人視之猶昔鮑氏盛時也威
既立益顯前緒尉有觀望太淑人之志果今有
得矣太淑人季子韜者亦先卒獨武侍養能有
立有四女子長適陳爾次適王亮次適劉威皆
指揮又次適百戶丘漢孫二鎮乃武之子次郎
威也又有孫女二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五人
太淑人生于永樂十五年七月十日而正德曰

年十一月十六日乃卒凡享年九十二為鮑氏
婦母者七十餘年其可謂大有始終于鮑氏者
哉都閩君卜是年十二月十日以太淑人祔其
笑塋在澗水之南來請銘、曰奧其宅其地肆
好以寧太淑人之魄

誥封淑人任氏墓志銘

予鄉都指揮僉事鮑君德明喪其正室淑人任
氏將塋請曰亡妻有勤予今近去我我願得

子之文志其塋乃志曰任氏者信陽衛中所千
戶任清女也適都指揮僉事鮑君威 誥封淑
人淑人室有女德家有婦儀御衆媵不嫉妬待
群僕不刻害蓋婦人有君子行者也鮑君為指
揮時淑人甚承之整齊其內內有巨細悉不以
干鮑君鮑君泊于官淑人治于家以故鮑君得
盡能干外無有內累也鮑君聽衛事日以循先
世官不能光陟前烈碌碌無以効其才進取于

時值蠻夷不用績乃息有所建樹叔人力相之
鮑君果以功至都指揮淑人之助不可少也鮑
君凡征役在外者數年淑人益尊其家能使鮑
君不有顧慮淑人有勤于鮑君甚著也然卒之
日年始四十五又無男惟女一人適指揮應襲
陳忠天所以享淑人者何弗厚也是年己巳十
二月十日塋于漸河之陽祖塋銘曰是為淑人
之穴吁其嗟夏之攝也而乃離其家實之成之

而乃殞其華施報天也其虛邪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合塋

墓志銘

懷遠將軍信陽衛指揮同知袁公卒其子鎔者
余同年舉人者也袁弗未請余銘曰鎔辱好于
吾子子幸而念吾子之好其勉以圖吾父余義
弗得辭也乃志曰袁公勛者字世臣其先武昌
江夏人也高祖曰壽從 高皇帝兵有功累官

副千戶壽生砥砥襲官始自南京徙信陽衛左
千戶所砥生清清生俊皆相繼其官俊即公父
也明于徃古成敗有立志思樹奇功厭循循蹈
恒轍好讀馬援傳慕之曰必如此乃男子之後
果効功荆襄固原間歷加指揮同知進階懷遠
將軍卒君所襲官蓋其父立者也公幼而母夫
人丘氏棄養於祖母大恭人繆氏既長事祖
母能篤孝又事三繼母亦靡有弗得職者之為

人長者無所欺備宣府時屬朱叅將部戍獨石
虜犯塞士出還奏捷公未有獲也朱叅將者徃
與公愛欲私之乃密令功載著其功公不知也
將奏以告公公愕然辭朱叅將曰將軍鄣列城
使某得幸備行列而虜犯將軍之塞當蒙全天
先士卒獲其渠率今縱不能而將軍又私我以
功夫冒人之功以干上賞未能有厚享者也將
軍則惠我矣其若我何敢以辭之於是朱叅將

許之嗟嘆曰弗可及也已奏功同部多與得顯
秩者而公益裕然終其身無有願之公始厲志
軍事數入主將白軍事異有所建後見邊事益
擾將率多不撫循士罷於來自嘆所如不合有
志莫可為也乃稱病歸解其職事間居士卒至
垂泣請而退益堅既謝官出則布衣弗飾乘馬
嘗獨行郭門外遇負薪者弗識也爭道擠公墜
于橋水濡衣公起振衣去亡有怒顏負薪者察

知是公皇恐來踞門外左右請罪之公乃反酒
食負薪者曰固知汝弗識我爾我曷怒汝也性
夙友愛父命與昆弟分財悉推與昆弟不取有
別產在確曰盜夜劫積箱捕者微之皆旁舍兒
也公曰釋之是窘於饑者也非不令子弟也我
既弗能賑而使其溺于盜又柰何使其以盜死
也於是盜悔讓亡不相率為良者也在宣府有
所嘗活者歸而鬻鬻子得貨持謝公公慮知其鬻

子也不受使反其子又傭有疾疫者彼親者弗
敢近公入其卧躬賜藥與食飲凡公所弗忍者
有是也公少業儒所嘗讀書老尚能口誦使諸
子及從者為文親考閱布其次第雖老師莫能
易也及鎔魁河南省試人皆曰公以武世其家
又能以文學成其子也公娶韓氏宣武衛昭信
校尉百戶韓俊女也賢而能其妃然早卒公亦
不再室也有男子四人長曰鎔次鎧次錡次錄

鎔既為舉人不欲襲公乃以鎧代襲而大有能
於官女子五人長適指揮汪洋次適監生辛嵩
又次適百戶趙騰又次適千戶陳昂其一幼也
有孫男子一人女子五人皆亦幼也公卒于正
德己巳八月十九日有生六十又四矣以是年
十一月二日合葬韓氏墓銘曰温温之德不爽
厥恭厚積自躬厥承靡窮東門之東有丘其隆
是曰公宮公降于中與其配同萬祀攸終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封孺人張公夫人李氏以正德五年八月十四日卒子雲為給事中間喪于京師惟戚昌星來奔將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乃乞余忠銘夫人墓以久遠夫人雲與余世通好又同年進士也余時時得覲夫人又余有兄子者夫人孫男子妻也間得詳夫人文德故弗可舜之志曰夫人李氏者封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張公之配之

父曰某信陽衛指揮僉事夫人生于貴而順正弗遠不脩簪玉之飾能親其族人族長上卑少來者亡不有厚往也雲縣襄陵時迎夫人養出有車馬奴妾甚貴大人益良惠亡害僕有不繻指亦亡被罵者也至雲歷近要已致錫命于夫人矣夫人見人恒惴惴訥弗耀也賓客至必自視酒洒饌食男孫有婦媵亦弗以委之以故內外咸曰夫人大賢始夫人歸張公時及

張氏中窶夫人相張公集其家至躬勤苦事指
摺鞠棘亡有怨意雲稍長能學矣又能相張公
篤教弗奪其業以就顯名夫人蓋不獨可富貴
也豈不謂大賢哉夫人生宣德癸丑三月二十
九日壽七十八歲凡為男子二人孫男子五人
女子一人曾孫男子一人女子二人夫人之所
享者厚矣銘曰張氏望申奕世武克達夫人歸
門戶稍單何有何亡夫人弗難夫人有子伯震

仲雲震則弗求成志者雲嗚呼夫人內德不易
茹辛獲旨食自我積雲相祖城隘弗可墮迺為
夫人改卜肇土在西山下夫人康哉祀于張氏
為世妣祖

壽藏銘 并序

壽藏者今大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未期
也作斯藏之預終焉故曰壽藏云可謂達矣夫
生日寄死曰歸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踰中

以月祭文華志或自為之後世利生而凶死言
生則慶言死則忌其達鳴者亦或鮮矣公少敦
敏好學能為科舉文未第也而以大父文恭公
之蔭為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次轉官歷中書
舍人大理寺副 部郎中尚寶司卿又嘗為
今上正字 上郎極乃以春官侍從遷太常寺
少卿頃之迁于逆瑾罷歸瑾敗復起為太常少
卿仍供事內閣制勅房其在制勅之歷事

朝自 天子及 后妃王公大典禮咸有事焉
歲時賜賚金幣寶鏹饌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
家典故臨事必有稽而處人又平實易見然則
公之達也非其經練之所成篤厚之所積邪壽
藏在武丘山祖塋之側崇基下水衮形象阜列
樹週垣一塚雙戶公曰揚恭人予配之將與合
室焉公名榮字世信號武丘山人世家蘇州府
長洲縣銘曰巍焉武丘泉有痊劔產秀生才有

靈斯驗壽藏壘、在丘之旁有封有樹有扃有
房百年同歸偕此齊德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昌
歸局寄孰祥孰凶矣公達究其始終我書銘
章求而勿失水衛山朝固此玄室

姪渭女墳磚銘

姪渭文予三兄女之兄從父宦陝西渭源女生
于渭故名生十二年大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
衣且少言語日扃閣事糾繡剪縷未嘗從群女

戲聘王氏子歲丁卯夏疫家婢有嚙之者衆不
敢視女入其卧持水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
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曰吾疾殊不甚父母
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呼其母曰衣我
我不可活有頃絕六月十日也是夕即瘞于坂
西予痛惋未及銘其墳後數日乃治磚砂書誌
銘命僮掘土入之銘曰既以生汝慧汝又以拆
汝予莫究汝板西有域惟以瘞汝

姪岳州壙誌銘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
生之生而白晳顛角後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
默記之誦數百家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之
東昌公歿哀哭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
病病且死猶啼泣呼其父生四歲死於正德二
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壙東岸上銘曰岳州生
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魄歸此



